

第二回 贈金扇馮旭得意 拜天地翠秀許婚

詞曰：

水浴銀蟾，葉喧涼吹，巷陌馬聲初斷。閑依露井，笑撲流螢，惹破畫羅輕扇。人靜夜久憑闌，愁不歸眠，立殘更箭。歎年華一瞬，人今千里，夢沉書遠。

空見說，鬢怯瓊梳，容銷金鏡，漸懶趁時勻染。梅風地溽，虹雨苔滋，一架舞紅都變。誰信無繆，為伊才減江淹，情傷荀倩。但明河影下，還看稀星數點。

話說馮旭見有人來，慌慌張張，走到假山背後躲避，不題。且說小姐和翠秀、落霞三人打從假山石旁經過，馮旭見燈到了面前，抬頭觀看。祇見前面一個小丫鬟，手提一個燈籠，後隨兩個美人，心中大喜，便欲走出相會，或者小姐憐我一片真心，面訂婚姻，也未可知。

主意定了，正欲移步，心中回想，若小女子家叫喊起來，驚動人心，錢兄知道，體面何存。我且躲在假山背後，聽他說些甚麼言語。正是：

要知心腹事，但聽口中言。

且言翠秀提燈在前，叫道：“小姐今日城隍山上好些遊人，內中有個少年書生擠在轎前好個人品，小姐可曾看見麼？”那落霞接口道：“好個標緻秀才，他那兩個眼睛，祇望著小姐。”翠秀道：“不知此生才學如何？我家小姐若配得此人，也不枉人生在世。”落霞道：“看他那般品貌，腹中自然不差。”翠秀道：“若果然如此，可算得才貌雙全。”

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稱讚。小姐祇不言語。此日是正月初九日，殘雪未消，那日間花園內，被鴉雀在地打食，走得滿地腳跡，小姐便叫：“你二人終日拈弄筆墨，因夫人去年病體沉重，我沒工夫考你二人，今日見景生情，我有一對在此，你二人可對來。”二人道：“不知小姐所出何對？婢子等必然對不出來。”小姐道：“偶然看見此景，滿地鴉腳跡，借此出對隨口道：雪地鴉翻，好似亂灑梨花墨數點。”

翠秀、落霞二人一時對答不出。那在假山後面人聽得明白，欲要代他二人對來，一時想不出來，事有湊巧，忽聽得空中伊呀一聲，馮旭抬頭一看，見三四十個寶鴻，分為三路，從北向南飛去。他一時間便高聲對道：“霞天雁過，猶如醉書紅錦字三行。”

當下翠秀、落霞二人聽見，叫道：“有賊！有賊！”祇嚇得馮旭戰戰兢兢不敢作聲，轉是小姐聽得對句確當，聲音清亮。說道：“你二人不必驚慌，據我看來，並非是賊，你們將燈籠照看，看是何人？”二人答應，心中不得不怕，戰戰兢兢提著燈籠，口中祇是咿咿喝喝：“看你若是賊速速跑去罷了，要不是賊快快出來。”

馮旭聽見心中想道，都是女子，我就出去料然不妨。放大了膽，竟自走出月光之中。搖搖擺擺手中執著一把金扇，一方斑古鐫的碧玉圖章。這玉器乃是他祖父傳流之珍，此寶價值千金，他並不知其價，扣在扇上。忙忙走出來，看見翠秀、落霞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小生拜揖。”二人將燈籠提起一照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日間在城隍山遇見那個標緻書生，又驚又喜，故意問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怎麼大膽半夜更深卻在我家花園之內，說得明白放你出去；如有一句謊話，登時叫喊起來，驚動家人拿住，當賊送官，嚴刑拷打，那時就要叫苦哩！”

馮旭打一躬道：“二位姐姐請息怒，待小生直告。小生姓馮，名旭，字子清。杭州那個不知是個才子。”二人道：“住了！你既是個才子，可認得我家大相公麼？”馮旭見問笑嘻嘻道：“怎麼不認的，你家大相公錢兄與小生朝夕會文，又是同案好友。”二人道：“既是與我家相公相好，因何躲在我家花園內，且是黑夜之間，卻是為何？”馮旭道：“有個原故，今在城隍山遊玩遇見你家小姐進香，小生不知是那家小姐，故爾跟尋到此，細訪方知是錢兄令妹，看見園門開著，因此走進遊玩，不想園門下鎖不得出去。祇得躲在山子石邊，坐守天明，好出花園。不意小姐出對子與二位姐姐對，小生斗膽對了一句，驚動小姐同二位姐姐，此係真言，不敢說謊，望二位姐姐恕罪，轉達小姐恕小生不知之罪。”

那錢月英見馮旭出來，連忙回避在丹桂廳上，一句句都聽得明白，方知就是哥哥與母親所說之人。今日間見其容貌，方纔又聽見對句，確是個才貌雙全，早已打動少年愛嫦娥的心事，便在廳上叫道：“翠秀、落霞快來！”

二人忙至廳上小姐面前，把馮旭的話告訴一遍。小姐道：“既是相公的好友，可快跟我進去取鑰匙前來開了園門，送他出去。”二人答應曉得，翠秀向落霞道：“妹妹，你隨小姐回樓，取了鎖匙快來，我在此等候。”落霞應允，隨著小姐到了樓中，來取鎖匙。

原來園門鎖匙小姐經管，每日放在後樓。這且不表。再言馮旭見四下無人，走至翠秀身邊，忙忙又一躬道：“姐姐，小生拜揖。”翠秀欠身還了個萬福道：“相公方纔見過禮了，為何又作揖？”馮旭道：“禮下於人必有所求，請問姐姐芳名。”翠秀道：“妾身父母姓趙，名喚翠秀，前跟小姐回樓去的名喚落霞，他的父母姓孫，小姐芳名月英，你可知道麼？”馮旭連聲道：“小生謹記，但小生今日到此原為婚姻。不能當面一言以定終身，豈不辜負小生一片真心？還求姐姐設個法兒引小姐面前一見，以表小生誠懇，不知姐姐可用情否？”翠秀道：“我家夫人好不嚴謹，小姐乃閨閣千金，怎能輕易得見外人，又是黑夜，豈不令人談笑。勸相公將此念頭息了罷。至婚姻大事，必須央媒說合，那時明媒正娶，纔是君子。”馮旭聽了翠秀之言道：“姐姐說得有理，不知小生與小姐緣分何如？仗姐姐大力周全，小生無物相謝，有柄粗扇聊表進見寸心。”說畢將手中金扇遞與翠秀。

翠秀道：“妾身並無寸進之功，怎好收相公之謝。”馮旭道：“姐姐不收是不肯代小生出力了。”翠秀道：“我若不收使相公疑心，祇得權且收下。”伸手接了，藏在身邊便道：“馮相公我先報個喜信與你：我家相公前日與夫人面議，要將小姐與你。你今回去，作速央媒求親，夫人公子必允。”馮旭聽了此言，不覺手舞足蹈，喜出望外道：“倘若如此三生有幸，不知姐姐可伴小姐同來否？”翠秀笑道：“我們兩個服侍小姐寸步不離，怎麼不隨同來。”馮旭聞言滿心歡喜道：“叫小生一時消受得起三位美人。”正是：

情知語是針和線，就此引出是非來。

馮旭與翠秀說了一會兒，不見落霞到來，月色漸亮，自古道：燈前觀美女，月下看佳人。越看越愛，那裏按捺得住心猿意馬，走到身邊雙手抱住。翠秀作色道：“妾認君子是個誠實之人，原來是一個狂徒，既讀孔聖之書，難道就不知些禮法麼？我雖然受過教

不是下流苟合之奴。”高聲叫：“狂生還不放手。”一夕話說得馮旭啞口無言，將手一鬆叫道：“姐姐言之有理，小生一時癡獸，萬望姐姐恕罪。小生還有一言奉告，前蒙姐姐垂愛，見許終身，趁此月光之下，對天盟誓，以表真心，不知姐姐肯否？”翠秀道：“你今速速回去央人說合，對甚麼天，盟甚麼誓？”馮旭見他口軟，將翠秀身子一把扯住，就半推半就二人雙雙跪下，同拜天地，馮旭盟誓道：“我若負了趙氏姐姐，前程不利。”翠秀道：“願相公轉禍呈祥，妾若負了相公。叫妾身不逢好死。”正是：

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

二人誓畢，立起身來。馮旭恭恭敬敬站著不動。祇見落霞取了鎖匙來到。叫聲姐姐快送馮相公出去。馮旭無奈祇得同著二人到了園門，開了鎖，下了門，開了門。馮旭走出轉身朝著二人，作了一揖，“小姐姻事，還要仗二位姐姐大力扶持。”二人也不回言，“咕咚”一聲將園門緊緊關上。這正是：

東邊出日西邊雨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

不言翠秀、落霞二人上樓，且言馮旭癡獸站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方纔移步，趁著月光回來。心中暗想，明日央人說媒，不知央那一個與錢兄說合。一頭打算，一頭走，左思右想抬頭一看，已過自家門首，祇得走回數步，用手扣門。裏面老蒼頭答應，連忙開門，看見馮旭道：“相公你到那裏去的，太太著老奴各處找尋，張相公家、李相公家，無一處不找到，老太太好不著急。相公你那裏去的？此刻纔回來。”馮旭道：“太太為何著急，著你尋找？”蒼頭道：“今日舅老爺到了。”馮旭道：“舅老爺在那裏？”蒼頭道：“現在後堂同太太用晚飯。”馮旭聽了，直奔後堂而來，見他母親與舅舅喫飯。

不知他舅舅姓甚名誰，來此何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